

「林野：力的交界」幕後告白

洪廣冀*

2023 年 11 月，由我擔任策展人的「林野：力的交界」特展，於臺灣博物館鐵道部登場（圖一）。這是我第一次擔任策展人。即便我投入「林野」的相關研究已有二十年之久，但要如何把我的理解轉化為公眾可以接受與理解的內容，還是讓我與團隊傷透了腦筋。這篇短文是一個初出茅蘆（說「誤入歧途」似乎也可以）之策展者的幕後告白。在進入正文前，讓我先感謝跟我一路走來的團隊成員：呂鴻瑋、林于媛、李翊煊與張雅綿；同樣也要感謝一同投入相關議題研究的張家綸、曾獻緯、謝宜疆、謝博剛與鄭安晞。此外，在策展過程中，臺灣博物館的李子寧、郭昭翎、李金賢與呂孟璠，反覆與我們討論，分享策展經驗，以及策展工作的種種「筓角」(mê-kak)。我們也要感謝布展團隊：起子創意設計。是起子負責將團隊的規劃化為現實，且在此過程中反覆與我們討論，修改設計，消弭策展與布展、規劃與現實間的距離。最後，我也得感謝林業及自然保育署（過去的林務局）。本次展覽中的不少珍貴展件都是出於該署收藏；感謝林保署同意我們使用這些材料。



圖一：「林野：力的交界」特展，展期至 2024 年 10 月 13 日

*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

讓我細說從頭。2023 年年初，臺灣博物館（以下簡稱臺博）與我聯絡，希望能借助我的專業，在鐵道部策一檔展覽。作為研究臺灣博物學史與林業史的地理學者，這是個求之不得的邀約。一方面，對於臺博究竟有多少與什麼樣的館藏，我一直深感興趣，策展顯然是讓我可以一窺堂奧的機會。另一方面，我注意到，越來越多的科學史與地理學研究者，將「策展」當成學術實踐的一環，甚至帶出在環境人文（environmental humanities）中的「創意轉向」（creative turn）。

例如，目前在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（Royal Holloway, University of London）任教的地理學學者 Felix Driver，一手撰寫地理學史與博物學史的研究論文，另手則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（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）、英國皇家邱園（Royal Botanic Gardens, Kew）等機構策展。2013 年，他在歐美地理學的旗艦刊物 *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* 上發表論文，分享他為皇家地理學會策展的經驗。該展的標題為「遭到隱蔽的探險史」（The Hidden Histories of Exploration），於 2009 年開展。Driver 認為，關於地理探險，既有的展示策略仍是在強調探險家，且不時「從中心看邊陲」，即從博物館、大學、植物園等機構的角度，描繪機構與探險家的關係，並評價探險家為機構作出的貢獻。Driver 認為，此展示策略讓探險家的田野助手，如嚮導、通譯與挑夫等，遭到隱形；一種英雄式的探險史，即探險家單槍匹馬地「征服」或「發現」自然，也因此深植人心。基於他對探險史的研究成果，輔以皇家地理學會收藏的大量史料，Driver 以三種展示策略讓如此遭到隱蔽的歷史與行動者得以現身：角色反轉（role reversal），並置（juxtaposition）與再尺度化（re-scaling）。「角色反轉」強調探險家如何依賴田野的人際網絡；「並置」同時肯認探險家與助手在地理學知識生產上的貢獻；「再尺度化」則凸顯史料片段在人類史上的意義，即探險家與助手的遭逢與合作其實涉及了人生在世的普遍經驗。¹

我決定接受臺博的邀約，以展覽說明學界針對臺灣森林與林業的最新成果。然而，下個問題隨即浮現。林地畢竟是臺灣最主要的土地類別，占了全島面積一半以上，涉及的主題包羅萬象，但展覽不可能包山包海。一個以林業為主題的展覽該如何聚焦？

我決定將主題定為「林野」，指涉平原與高山的交界地帶，即海拔數百至兩千公尺以下的沿山地帶。1918 年來臺採集與調查植物的植物學者威爾森（Ernest Wilson），曾如此感嘆臺灣的森林之美：「福爾摩沙是名副其實的東方之珠。」至於在這顆珍珠上閃爍的光芒，他表示，除了名聞遐邇的檜木等針葉林外，還包

¹ Felix Driver. (2013). Hidden Histories Made Visible? Reflections on a Geographical Exhibition. *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*, 38(3), pp. 420-435.

括「生機蓬勃的樟櫛林」。威爾森觀察到的是臺灣海拔約一千公尺以下的東亞常綠闊葉林，當中的優勢植物為樟科與殼斗科的樹種，故以樟櫛林稱之。

不獨威爾森，包括今日的生物地理學者，對於臺灣為何擁有這片樟櫛林，均充滿興趣。關鍵在於，在臺灣座落的亞熱帶中，絕大多數的區域都相當乾旱。事實上，研究者指出，在六千五百萬年前至二千三百萬年前，東亞的絕大多數地區也是乾旱地帶，並無提供森林生長的條件。關鍵的變化發生在八百萬年前。研究者推論，當時東亞季風開始增強，從西太平洋帶來水氣，讓臺灣及其周邊地區得以保持濕潤，提供了闊葉林得以生長的條件，孕育了這片亞熱帶的「綠洲」。²

臺灣的中低海拔山區除了是常綠闊葉林與石虎、雲豹、穿山甲、梅花鹿等動物的家園外，同時也是臺灣山毛櫸、昆蘭樹等冰河孑遺植物的避難所。此外，這片森林也是這個島嶼上來來回回之人群的安身立命之所。人群與森林之間發展的各種關係，讓這片森林變得更複雜，呈現各種人與人、人與非人之間的叢結。面對這片難以一以貫之的叢結，臺灣歷代統治者無所不用其極的「分而治之」。清代的統治者以「未開墾的土地」來理解此叢結；進入日本時代後，總督府賦予此類別的土地一個新的詞彙：林野。從總督府的角度，林野為森林與原野兩「地目」的合稱，分類基準是地表狀態。但事實上，此「地表狀態」是歷史沉積下來的人與人、人與非人的叢結。

「林野：力的交界」特展便試著以一系列的物件解開這個叢結。不僅如此，作為環境史研究者，我注意到，在書寫各國的環境史時，史家總會試著與某個關鍵概念對話。例如，美國環境史的書寫逃不開荒野（wilderness），法國或德國環境史則環繞在景緻（*paysage* 或 *Landschaft*）等。那麼，在臺灣環境史中，有沒有什麼關鍵詞的候選人？我認為，「林野」便是這樣的關鍵詞。

「林野：力的交界」開展至今已經半年了。在這段時間裡，我收到許多鼓勵以及各種指教。我的體會是，每個展示物件本身就是關係的聚合體，策展便是為這些聚合體兜在一起，在產生新意義的同時，也帶出新的關係叢結。例如，在展覽的末尾，我們展示了葉山木材行的老照片與文書。這是之前執行新竹林管處（現在的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）的計畫成果。大約五年前，在執行該計畫時，因緣際會之下，我認識了山友葉子。葉子的父親與伯父經營葉山木材行；他的父親早逝，伯父葉兆椅先生已經九十多歲，身體依然健朗。我們仔細訪問了葉兆椅先生，葉子也提供了他的父親拍攝的林業現場照片與相關文書。

² 關於臺灣的植物地理學，游旨价《橫斷臺灣：追尋臺灣高山植物地理起源》（臺北：春山，2023）非常值得一讀。

從這些史料可以看出，葉山木材行是執行戰後臺灣「林相變更」的廠商，在臺灣林業史上有一定地位。感謝葉子，我們得以展示葉山木材行的部分文書與照片，說明民間視角下戰後林業的發展與變遷。林野展開展時，我到現場帶導覽。我看到葉子帶著他的孩子，聽我如何詮釋葉家人在臺灣林業的地位，帶他們與展件合照，指著相片說：「他就是你的阿公。」我必須說，在那個時刻，心中的成就感實在難以形容。對我而言，長期以來林業史研究的成果，再也不只是一個有著 doi 以及某種 i 的文件，也不只是鎖在委託機關之書櫃的成果報告書。透過策展，這些成果終於「動身」，旅行至我也不能預期的角落去。它們就像是槭樹的種子，包裹在一片薄翅裡頭，隨風飄散，然後在某處著陸，等著適當的時機發芽。我確實是「誤入歧途」了，但也因為如此，我也有幸一睹意料之外的美景。